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二十一卷 冤聲載道裁判員調差 闖氣沖天理刑廳蒞驛

話說隨意的老婆黃氏、女兒昭弟，母女兩個，遭了蓮花庵妖尼妙雲的迷性毒藥，被輕薄兒小錢哄到本府城中高升旅館，點污了身子，及至迷性毒藥的藥性已過，清醒過來，知是遭了妖尼妙雲同滑頭小錢的騙局，恨的妙雲什麼似的，母女兩個痛哭一常可憐婦女家的身子一經受了玷污，憑你是落人奸計，並非願意乾的交道，到底是一輩子說不清白的了。猶如一塊羊脂白玉，一失手打碎了還有本事仍舊弄的完全嗎？只怕仙人也辦不到的事，做書的怕討列位的厭，又要說幾句頭巾氣的酸腔了，然而這句酸腔並不是說著玩的。伏唯諸位聽了這幾句酸腔，時時刻刻安放在心坎上。至於「節操」兩字，如今黃氏母女雖不是本性遭人家的捉弄，然而到底終竟失了節了，一生一世算不得是個完全婦女，似乎失節的一句話頭，只是婦女的一方面才有，我輩男子的一方面就沒有，可知這便錯了。操守清節恰正婦女的一方面，比著男子的一方面倒覺可以將就些兒。所謂三代以上誰為失節者，至聖大賢，通儒達哲的理想的目的，守身的真不真，操節的清不清，委實不在股兒中間的凹竅兒上。可以收名定價的，既是不關那話兒，就不偏重於婦女身上了。終不過去聖賢時代，愈遠世風愈薄，邪說愈橫。由三代而降，及漢晉隋唐，迄乎炎宋。那就牛鬼蛇神的現狀，不經叛道的談鋒，充塞乎天地之間，瀰漫於六合之內。說甚麼餓死事小，失身事大。此說一興延禍迄今。被文明諸大邦，譏我賤我黃農神裔，為無教之國、半教之國，溯蹤尋跡，竟委窮源，實肇於這個兩句話、八個字。列位聽了只怕要說這種議論竟不是酸腔，直是奇談了，荒謬得很。可惜這是小說不能夠細細的說合原委來。因為不是幾百字可以說的完篇，若是細說起來倒要占了五七卷書，豈不是合適了嗎？橫豎抱冰老人校刊的《天公曠議》，可以翻出來瞧的，瞧了便明白了。於是足證我輩男子的操守，萬萬不可將就。毫端紙上的浮華，又是萬萬靠不祝楊子雲、蔡伯喈這兩位老先生，空頭話說的未嘗不好聽，然而講到操守上的題目，未免認的不清不真了一點兒。試問當時的結果有味嗎？後人的清議可怨嗎？然而這還是遠話，若講到眼面前，呵呀，說不得了，要把題目認得清、識得真，不能夠了。倒要把題認得越渾、識得越錯，那便才算是個真男兒大丈夫。噯，能夠領略這種酸腔的是誰呀，沒奈何只得丟開不說，還是說些沒要緊的，正經罷。且說黃氏、昭弟哭了一回，母女兩個計較道：「我們既是知道錯了，就不該由著盡錯下去，須得設法兒挽救回來呢。」昭弟究竟還是孩子家，有什麼主意，只是哀苦而已，倒弄得黃氏無可商量，瞧著旅館大人施大仁。施老班倒是個有年紀的正經人。正待要去找施老班訴明原委，求個計較，恰正施老班走來。其實施老班早瞧著這三個人的情形有些合不上來。據這個姓錢的說呢，一個是老婆，一個是女兒，若說池女呢不過差了十歲光景，算她是個晚娘，然而父女兩個的年歲越發的合不上了。何也呢？那姓錢的，大不了不過二十三歲的光景；這個女兒倒差不多十六七歲了。上下五千年，縱橫九萬里，委實的沒有這等的能幹朋友，六七歲就會養兒子了，光景娘是晚娘，爹也是晚爹了，這兩門子的晚，湊著一搭兒，個裡的蹊蹺就不可思議了。施老班已詫異了這幾天了，問又不好問明白，然而獨斷起來，「奸拐」兩字難逃乎天地之間的了。若然鬧出事來，雖不和我關涉，然而究竟也是沒味的事。這會子忽然聽他們母女兩個，嗚嗚咽咽哭的著實悲傷，因此想趁這機會問個明白，所以慢慢騰騰的順序兒走將進來。黃氏這時節把這個施大仁施老班當做救命菩薩似的一般，看見施老班走將進來，忙拭著淚，站起身來，迎著道：「老伯伯裡邊來請坐。」

施大仁道：「大嫂，怎的這麼著的悲傷，請教些個原委，可使得嗎？」黃氏便接過來道：「奴遭了人家的騙了，原要求老伯伯大發慈悲，搭救則個。」施大仁便道：「我也瞧出了幾分蹊蹺了，大嫂若不把我當作外人相待，只要力量來得及，請大嫂放心就是了。」黃氏忙道了個萬福，含著一眶兒的淚道：「老伯伯，奴是彰陽黃官家的侍女，老主人故後，蒙小主人遣嫁出來，嫁的開豆腐店的隨意做填房，已有兩年之久。」說著又指著昭弟道：「這是前妻所出的女兒，名叫做昭弟，今年十六歲了，我們夫婦之間十分和順。不料蓮花庵的妖尼妙雲，光景受了這個姓錢的囑托，把奴母女兩個用迷性毒藥迷住了本性，吃他哄到了這兒，連女兒都遭污辱。」說著不禁又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道：「奴同女兒兩個都是規規矩矩的，並沒一點兒的邪念，都是這個姓錢的，同妖尼妙雲設計陷害。奴就是尋個自盡，丈夫跟前也不能明白奴的心跡，只道是願意做出沒臉恥的事，況且女兒是已經許了人家的了，如今甚麼著好呢。別人家不知道，終說忙是侍女出身，少不得輕狂了。還且把女兒都引壞了。真是有冤沒伸處，活便活不成，死又死不得。老伯伯叫奴怎麼樣才好哇。」說罷又痛哭，昭弟也哭的十分悲慘。施大仁聽罷大怒道：「這個妖尼妙雲，同這個姓錢的，殺不可恕了。我也知道，卻有這種迷人性質的毒藥。」說著又搔著頭、摸著耳想道：「這便什麼處，這便什麼處……」

施大仁雖是很有熱心的人，然而終竟是個不學無術的老實忠厚人。雖則竭力替黃氏、昭弟母女兩個打算設法，直把肚腸都翻過來，心思都挖空了，終究想不出一條萬全妙計。想了好一頓工夫，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你大嫂同令媛千金馬上回家去，想來尊夫跟前總說得明白的。這個姓錢的回來，他也不敢向我硬要人。他終竟是心虛的。假如尊夫怕事，將就了便宜了這個混帳東西便罷，若是不的，橫豎尊夫終有主意呢。依我的主見，你大嫂同令媛去罷。這時節火車是末班都開過了，至於航船，著實來得及，還是趁了航船去罷。你大嫂意怎樣？」黃氏平日也沒甚好主意的人，這兒方寸已亂，更是亂糟糟的。聽施大仁說好，她也就好了。連忙慌慌張張的，也不算給房飯錢，拿了包裹拉了女兒就走。施大仁道：「大嫂不慌，乘航船的去處，想也認不得哩，等我派個茶房陪著大嫂去。」

一語提醒了黃氏，不覺暗自失笑，忙站住了腳道：「奴真昏的要死了。」於是施大仁派出一個茶房來，安排黃氏母女兩個，趁夜航船，回轉彰陽去。次日絕早，航船已抵彰陽，黃氏不禁叫起苦來。原來黃氏從船埠上回去，卻認不得路，雖有熱心的人細細的指示去路，然而母女兩個還是馬馬虎虎。上得岸上去，只管慌慌張張的亂撞，這個時節，時分兒過早，路上還差不多沒人行走。黃氏卻背了一個累累堆堆的大包裹，母女兩個神色倉皇，只顧亂撞，那站崗的巡警，疑是捲逃的婦女，便攔住盤詰。母女兩個愈加發慌，支支吾吾的，對答不來，一看倒是好幾件金珠首飾，約值三百兩銀子，一口指定是偷竊來的。便馬馬糊糊的仍舊裝進盒兒去，帶到警務處，稟明情老，斷定是捲逃婦女。倒該解送裁判。那裁判員姓楊，不知道叫什麼名兒，年紀大約三十左右。這一天，升座判案，頭裡先問了別的三五起案子。這叫有味。這個楊先生問的案子，不作興不喝打的，一喝打，三五百起票。所以這個裁判問案時，飛出來的聲浪，號呼哀叫之聲，比著各省臬台衙門的法審處還要加著五千四十八倍的熱鬧。掌刑的頭兒，沒一天不要出兩三身大汗，衣服都映透了。及至提到黃氏、昭弟，母女兩個一齊跪下，這時兒，黃氏倒嚇醒了，並不慌張，從頭至尾細訴了一遍。楊裁判聽了口供，大喝一聲道：「打打打！」

黃氏忙道：「大老爺，小婦人並不是願意乾這無恥的，是受了妖尼妙雲迷藥的毒，求大老爺恩典，立拿妖尼妙雲、淫棍錢姓，到案嚴辦。小婦人並沒錯兒，求大老爺免打。」楊裁判道：「多嘴就該打。」便把黃氏責了二百皮鞭，又把昭弟倒責了三百皮鞭，比黃氏卻加了三分之一，並官媒看管黃氏、昭弟母女兩個。出於意外受了這頓刑責，哭的死去活來。那穿藍緞袍的說到這裡，發議論道：「忍翁想呢，如今預備立憲的時代，問刑衙門已廢除刑審，何況這是地方自治的裁判處呢？至於裁判章程未曾研究出的實情老，案子未定，且無羈禁之權。休說刑責了。就是有幾處問刑衙門，請准上台，暫不免刑，也不過承審盜劫巨案，刁惡棍徒。不是已而用之。逼供尚且三令五申，嚴禁濫刑哩。忍翁是明白不過的，假如如今預備立憲的一句話，抗過了不用說印，就把當初野蠻時代的問刑程法論起來也不至於就動刑責，何也呢？究竟是非，還不過聽他一面之辭而已，也研究不出實在來，所以兄弟到底找不到黃氏該責的理由。這也不用說了，黃氏責二百皮鞭，昭弟責三百皮鞭，這個道理更是沒意思了。若說首犯從犯的理由，所以分出二百三百的差數，那麼首犯決該是划黃氏，按情度理，只有晚娘拖渾了女兒，到底沒有十五六歲這點年紀的女子反把晚娘拖渾了水的。到底沒有這種道理。即使果然是昭弟先同姓錢的有了奸了，於是把漢子來孝敬晚娘，晚娘公然受領，因此乾出捲逃的勾當，也該先要治黃氏失教之罪，從犯反做首犯，這麼斷法才覺合法。就是奸未及年的幼女，雖和亦作強姦論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忍冰點頭竅腦了一回，做盡了喬模樣道：「這是刑事裁判就該動動刑了，所以謂之刑事。楊裁判並不曾違犯文明法律呀。」旁聽的許多人一聽忍冰說的偏護且又不通，都道：「呀，呸！原來也是個糊塗蟲，高興同他說嗎？別理他吧，不要理他哩。」忍冰道：「大凡官場中人，終是差不多的。」

那穿藍緞袍的又含笑道：「橫豎沒有事，說說笑笑解個悶兒。也不落脫了什麼。既是忍翁說這是刑事訴訟，若是不動些刑責，就算這刑字落了空了。還有一個做小錢舖子生意的，虧了往來人家一吊一百兩銀子跟手繳上八百五十兩銀子，還差二百五十兩銀子，求限三天措齊。這是民事訴訟了，為數又極微乎其微，不該刑責哩，怎地楊裁判也打他三百板子，這又是那麼說呢？」

旁聽的人都說：「真真混帳了，於今預備立憲時代，那裡容得這種野蠻酷狠的裁判。地方上的紳衿怎不動個公稟，稟掉他呢？」那穿藍緞袍的道：「何奈封道台當他是個能員，很器重他呢。雖然我聽說商會裡也不答應他了，只怕終有點舉動哩，所以我想忍翁既是封道台的至親，不妨在封道台跟前提頭一句。這楊裁判委實不洽同情，若是商會裡存稟帖上去，終要給一點商會裡的面子。若是商會裡也收了沒意思，恐怕事情兒鬧得制台跟前去，反而不妙了。如今我們的這位梁制台，倒還有點立憲的性質。若是制台准了商會的稟詞，封道台的臉便丟夠了。」忍冰聽說記在心上。須臾，各自散去。

次日，石忍冰居然衣冠齊楚，坐了馬車，備了手本，寫著分省知縣的官銜。來到道轅號房裡，掛了號，先把封蘭仲的信札同手本一搭兒遞了進去。原來封梅伯封觀察，是個好好先生，看了蘭仲的信，知是姪子薦來的。這信上寫的又是非常的結實。心上先存了看重忍冰的意思。便道了個請字，忍冰猶如奉了將軍令的一般，並且際遇在此一刻，若然第一遭兒先弄僵了，後面的妄想也休提了。於是加上一萬倍的小心，按著蜀員禮節，磕頭請安，又加上一萬倍的恭敬。也是石忍冰的時運大來，封梅伯封觀察一看了這石忍冰，五官不整，口歪歪斜的一副惡形，倒著實對針。正所謂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了。談了一回，立刻許他轅上文案的差使。忍冰也出於妄想之外的僥倖，連忙請安，謝了栽培。興沖沖的回到高升旅館。便由得他大吹牛皮哩。過了一頓工夫，封觀察的札子已送到了。忍冰開發已過，馬錢卻加倍濃重。拿著這札子傳觀不已。

於是石忍冰就在彰陽道封觀察轅上，當文案差使。列位記清著。如今要說這個楊裁判，原是江南人，名兒喚做鑫甫，是個紈袴班子。他老子做過湖南巡撫，如今是不做官了。只有這個兒子，原不想要他做官，就在家裡玩一輩子倒也罷了。倒是這鑫甫高興，吵了好幾年要做官，他老子說年紀太輕哩，就是要做官，慢慢地罷。那一年，鑫甫已是二十七歲了，委實的等不及了。於是在老子跟前，七蹊八躑的不安靜。他老子也就沒法子，只替他捐了一個縣丞。鑫甫大失所望，滿心起碼捐個道台來玩一陣，無奈他老子決計不肯，且說印自己也是縣丞起家。只消有本事，不怕不會升起來。他四十歲還是縣丞哩，不過十來年工夫，巡撫了，六十歲就告老還家，安耽享福，豈不有趣。鑫甫也就沒奈何，只得回省，混了三年，如今過班知縣，同封觀察本有點淵源，又把封觀察的脾胃摸的滾熟，沒一件事不要同這楊令商議。一回行了，出去才覺安心的，真是天字第一號的紅人。

他本是道轅上的簽押課員，又兼著這個自治公所的裁判差使，只為輿論太不好聽，封觀察雖有所聞，終是別人的話，說的過分，楊令為人到底不壞，這會子石忍冰到來，把外面的口碑一齊對封觀察說了，封觀察於是知道楊令，差不多犯了眾怒了。齊巧商會裡的稟呈上來，封觀察明知這會子，若然再不把楊令鑫甫撤委，眾情要不服了。因此便把楊鑫甫同彰陽廳同知對調。那彰陽廳同知，倒是個好差使，又是問刑衙門，札發之後，楊老爺跟手交卸，趕赴新任。封觀察囑咐道：「如今雖是理刑差使，然而如今立憲時代，問案也要客氣些，再不要鬧的人家動公稟，請撤任，那就臉上難看哩，」

楊鑫甫於是唯唯答應。等到到任之後，竟然改變方針，同以前的楊鑫甫截然不同，彷彿兩個人似的哩。到任一個月有餘，並無可說的事。一日，離城三十里有個地名，喚做鄧家堡，那裡的地保來城稟報，未婚妻謀害未婚夫的命案，例請蒞驗。楊老爺接到稟報詫異道：「未婚夫婦，怎地謀殺起來呢？其中的緣故，必定有出於意外的情老哩。他請的刑名老夫子，叫做華蘭卿，這位華老夫子，是浙江人，頑固達於極點，至於現行新律例，這位老夫子的尊目裡頭，從不會光鑒過一會子。他只微懂點平平仄仄，並『望江南』、『長相思』這幾個調調兒，又自命為才子。剛接到這個稟報卻是事關姦殺案，例該是刑名老夫子的批答。」

楊老爺也跟著來到華老夫子房裡商量道：「這案子卻詫異哩，老夫子高見，怎生辦理才好？」華老夫子道：「東家且請驗過了死屍，問了口供，再研究辦法不遲。如此糊糊塗塗的，一句總關子，什麼未婚妻謀死了未婚夫，究竟裡面有無姦情，也未可知呢。」楊老爺道：「奸是一定有的了，不然那會做出這種事來呢？」華老夫子道：「其實卻也難說，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。也許並不是為了姦情而是為了別的緣故，也是有的。東家請驗屍去吧。」楊老爺便聽了華老夫子的指點，立刻傳齊刑房書吏、馬步三班、檢驗公差等人，張傘鳴鑼，不下百十人吆吆喝喝一路飛奔鄧家堡。楊老爺坐在藍呢大轎之中，高興得心花怒放，想道：這麼體面的架式早生第一遭啊！就這樣邊想邊樂，轉眼已到屍場，時際已差不多下午時分。欲知此案的緣起，且聽下回再說。